

學 匯

日十月五年三十二百九千一

巴士阿拉

五、

婦人路乃馬爾
老梅轉譯

「少息！」

軍官哥拿特下號令了，

「立正！」

司令官，略支略支踏響靴子。出現了！

「頭，向右！」

哥拿特又喊口號了！

「到底，這般情形，是甚麼！」

司令官，這樣問起桑多枯來，桑多枯，是軍官的異名。

「適才騷擾的，是甚麼的甚麼人！」

「司令官大人」哥拿特，就此事告稟道：「村的人民，若干聚集，在這地亂七八糟作

野宴哩！剛才，在前邊路上一個男子，這樣報告的」。

「呵！原來如此，那麼，速快去對村的戶主們說，快出百磅的獎金！不然全打到

牢獄裡去！」

「是！稟的了，司令官大人！」

「在這裡醉眠的污穢黑人，是什麼人！」

「是會長巴士阿拉的父親！」

「爛醉的老東西！踏死了麼？」

「大概，喝「開乃」酒太多了！到底醉死在這裡了吧！」

「傍邊，有麥酒的瓶麼？」

「是個不良老頭兒，快去告訴巴士阿拉，收拾他老父的遺骸！」

從深朝霧裡，露出蛙鳴的聲，

這是乾燥季，某日天明前，出來的事件。

(第五幕完 全書未完)

民衆藝術論

(續)

羅曼羅蘭原著
老梅 翻譯

第一編 過去的劇

五、外國劇

瑪里斯，波托雪，於一九〇二年與三年，在比爾桑平民劇場，照樣試演「馬車伯」，很有些興味。但是像波托雪一樣，這演戲比其他許多演戲，似乎演莎士比亞作品時的條件，也不能信，比爾桑平民真理，波托雪自身，也說莎士比亞的美富，平民的觀客，不覺得，「我們特別歡欣的美，即天才心理的深奧，本能被理性驅使更爲熱誠於對心靈的意識中融合的情形，殺人者底肉體勇氣，精神的卑劣，發給，在悲，爲崇高省略的單純話，這些東西，觀客大部分，都不了解，他們「或受事」的這悲和崇高戲曲的猛烈吧！」

十九世紀初葉的英國大抒情詩家其作品也要修正，從這時代平民劇中，我特別舉出，西路亦爾的「伊爾黑路牢鐵爾」和德國悲劇中最有力底庫拉伊斯的「翰布爾希王」兩劇，庫拉伊斯的作品，是壯大的戲劇東西，到今日尚能煽動國情衆的熱誠。○來這作品，是讚嘆普魯士王子的，因此我們加入「湯德覺得有點迷感，這「翰布爾希王，」我們不爲了沒有無味的悲憤慷慨，不諛諛衆乘下賤的本能，真是高貴意氣的多國劇的唯一模型，可以說有這樣價值，

「伊路黑路牢，鐵爾」確證血流着，法蘭西大革命時代勇敢紳閥的正直，天才，如滿丁，在德國是排場的平民劇，我於阿爾托爾夫，演戲，幾後看見這證據，不論那一次，村的紳士和平民如演，於衆協

同作戲加於其創作，與自由的叫呼其鳴，我幾乎敢信平民藝術，沒有創造過像「鐵爾」一樣的偉人，鐵爾是德國的，馬爾古爾，是有沈默大力，而徐徐決意的思想家力士，在這大方中，恰像在大湖中一般思想中情緒都眠着哩！已湖的濃重水少有風吹來也不過漸起微波，但一度激宕起來，便像海洋一般。然而，這作品中本來德意志的東西，即沈着，辯論的冷靜，浪漫的天真，自然不免吾們改作家的剪子，這樣弄起來，這曲本預剩下甚麼呢？如爾來爾的其他悲劇，不能登法圖繪

(未完)

國家論

(續)

克魯泡特金著
徐蘇中 譯

實在這裏反拉運，起初都是實質協作共享主義的，不但口裏講，還有地方實行了的。若是我們和那時代做附屬物的宗教形式，撇開來想，就可說得他而運的精神，和我們今天所接觸的近代思潮，是一個樣子。換句話說，就是蔑視國家和教會所制定的法律，以各個人的良心爲唯一的法律。從封建國主手裏收回土地，作爲空閑公共所有物。政府所要求的什麼勞役和租稅，一概拒絕。一句話個總：他們的目的，是實行人類平等原理，和自由協作共享的主義。還記得那加入愛奈巴布吉士的運的，有一位哲學家叫做登古，有人問他道：你難道一點兒聖書的權威都不承認嗎？他回答說說可以拘束我們的權威的唯 模範，就是「聖經裏面人人自家發見的東西。却是說到書的權威事件事，那個信條，自身是曖昧時很的。譬如說「協作共享主義」和「確權主義」，若引用聖經的話，辯護他也可以，就是反對他也是很容易。又譬如有人問自由是什麼，要尋求明確的定義，聖書

的解答仍是極其空泛的。然而這曖昧茫說的事，不單那聯證書是這樣，是一切宗教都有性質。當時那班反抗強權的人，都不免有這宗教的傾向，這就是他們失敗的原因。

話雖如此說，却是他們那一個反抗的勢力，也就很利害，一直從都市影響到村落去了。農大都主張，任憑什麼人不服從，把破鞋擱在樞上當旗子搖，要取阿從前君主由村落的（空閑）所掠奪的土地；做棄他們所屬的農奴爵文，放逐僧侶和法官，更設立自由的土地。那些帝王，因為要把國家生命，從這危機救出來，就和寺院同盟，來拒絕反抗的人，用火刑，輪刑，絞刑，處罰農民數十萬，才辛辛苦苦的把羶的暴，鎮住了。那時候幫助帝王的基督教會，不單只古來的羅馬教，改革過的新教徒，也大大幫了忙的。就像路德自身他煽動農夫，比羅馬國王還要很些。

原本路德改革派，是下層發生，從人民的反抗運動，得來的勢力，今天若拍神家的馬虎，虐殺人民，竭力把他們的運動，弄得粉碎，你還有什麼說頭呢？單白中協作共享的大思潮，因為這樣苦苦的追尋，難道世上絕了跡，或斷？那個潮流是仍然沒有絕跡的。不過流到莫斯科維亞的同胞教會，暫時躲一躲兒。却是不久又逢著別政府和教會的迫害，差不多是時斷滅了。餘外還有長命的部分，就都逃到露西亞東南那島。到今天這思想還依然在那些地方，保存共同團體的形式，各部落的人，對於一切由強權而生義務，都拒絕了，毫無間斷的，享受快樂生活。

但是其餘別的國權強權的勢力，都存立得很安全，法官，僧侶，將軍，帝王，都同合起夥來，做成堅固的同盟，對於人類的自由社會，肆行破壞。

近代國家的御用歷史家，所傳述時代的事，沒有幾樁不是憑空捏

造的，簡直與前面所講的事實相反。我們小時候在學堂聽從先生所習的歷史，就是這種假而又假的东西。據他們講起來，封建制度，消滅後，人民所以能夠以社會的集合，都是國家的賜。從那個以前的自由都市時代，人人都爭得不得！能夠像今天這樣安妥這自由的集會，就是國家的方。所以像現代這種可敬的制，可以說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教訓，我們從小受起，一直到成了大人，還是迷信他的。

然而我們到今天所覺悟的看起來，他們御用學者的教授，完全是假的中也。都市裏頭，雖不免有些競爭，但是四百餘年之久，不曾求什麼政府幫忙。不要自由合法的聯合，互相結合，而且那些結合的事業，是十分成功的。舉例來說，像那部巴黎聯合就包括了士都、巴黎、放在拿羅亞和威爾士做一個體命。其他還有汗聯合，由六十都市成立了的勒蘭聯合，威士特法形亞，波赫米亞，索爾維亞，波蘭以及露西亞的都市同盟，差不多全歐洲都被他們籠罩了。同時還有漢薩的商業同盟，由沿着波羅海岸，包圍了斯堪的納維亞德意志俄國的都市。像這樣做成人類自由合法大。結果要件，和能夠做成這些事業，是很明顯的已經存在了。若我們去探考這號號結伴成的證據，今天瑞士還可看得出來。在那威也那村落是早已有團體，到十六世紀，農夫起事的時候，都市援助他，後來都市也加入，做成大聯合，到今天那個形式都還保存着。

(未完)

釋疑

安敦

凡信仰一種主義者、不獨要有堅絕的毅力、並且要有超越的權威。前者是關係於主義的信仰，後者是遺遺繁雜的事務時，其處理或行

動因而關係於主義的本身底要件。

因為現社會是理知虛假真情的社會，在我們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力求真情的表現，無如受了理知的毒害太深，並且理知與真情在外表上又極難辨別，所以遇著一椿事體時，若不超越在理知之外，而確立基礎於真情之上，則未有不難勝其繁擾的。因為愈用理知去處理事務，則愈固愈關拓，離本題愈遠。我今日草這短文的意思，就是要敬告同志們謹守著主義的根本，從根本上多努力，不要幹些離開根本的枝葉事務，免得勞而無功。

但我這並不是濫發空論，要自已出風頭，有意輕慢同志，原來近日中日兩國，發生了國際交涉，甚麼二十一條，與收回旅順大連的玩意。中國的一班愛國者，都發出了風頭的狂熱，在鬧甚麼國民外交大會。因此，有好幾個同志，也中了這種狂症，要去參加這種運動，他們雖然說了許多道理，但我總認為都是與根本不對，所以我要打這句狗屁，來解釋解釋。論起二十一條來，本是苛刻無理，算得一種強權，自在無政府主義者排斥之列。但無政府主義者，是反對任何強權，反對任何民族受任何民族之壓迫，他們要將任何強權都一概推翻，要將任何民族都一律平等，世界上國際條約比二十一條苛刻的，怕還不少，比支那民族更受壓迫的，自屬更多。若是這樣的今日就甲國取消某條約，明日就乙國減少些痛苦，這不獨在根本上失了主義的真像，而且在實際上也虛耗氣力不少。而且現在的國際條約，都是由有政府造出來的。我們祇要在根本上早將政府廢除，還有甚麼條約，及法律……等為非強權，而不應反對麼？在日本壓迫中國的時候，才出頭要反對強權，豈不是默認今日不反對強權麼？須知無政府主義者是無時無刻不反對強權，無論國際條約，以及憲法，刑法，及社會契約，凡帶有強權性質的，都一概否認。

至於旅順大連不過是一塊死土，在今日有政府，有資產的社會制度下，那些強盜自然看得重要不過，若是將政府廢除，資本家打倒世界大同的時候，誰復將彼看在下。而且土地是全人類所有，決不用分別誰應佔有，與誰不應佔有。縱如一班愛國者之願，將旅大收回，試問旅大的勞動者，可以得到幸福嗎？我怕也。過從日本資本家奴隸下走到中國資本家奴隸下面，換日本政府的肥羊為中國政府的肥羊罷了。

或者以為「日本政府死守軍國主義之愚策當想以武力征服世界。對於中國政府更是威逼利誘奸險之極中國政府，能力薄弱，恐有亡國之危，所以國民們才自行組織外交會，以與日本政府相抗。無政府主義者若是參加了進去，消極的可以剷除主義的敵人，積極的可以宣傳主義於民衆，並謂中國民衆運動，大形冷落，殊非無政府主義的好現象，宜藉其引起人民對於羣衆運動的熱力」(註)

不知政府的存在，是沒有不想征服世界的，然而也就沒有能夠征服世界的(因為與真情相反)日本政府雖然以為中國政府，脆弱可欺，思以奸險手段獲利於一時，這乃正是他自殺的途徑(日本的無政府主義者，固得很兇呢。)一班自命為人的國民，不思根本去廢除政府，永遠斷絕強權，乃反而甘心為政府作走狗，去作無謂之犧牲，真實不值。至於謂無政府主義者參加這種運動，在消極方面可以剷除主義的敵人，這話尤其不對。因為前二十一條與收回旅大並沒有將日本政府中國政府，及世界上一切政府剷除，何得謂為剷除主義敵人呢？若夫要宣傳主義於民衆，與喚起人民對於羣衆運動的是熱力那，另一問題，不與取消二十一條及收回旅大的原題相關，故不別論

☆☆☆

(未完)

柳絮

藍藍的太空，

和暖的氣候，

忽底滿天撒着雪花！

☆

雪花？

不是！

他是綠化世界的種子，

☆

東西飄盪，

上下飛舞，

各尋各的……

發育適當的地方去！

☆

抽芽，

成樹，

蓬勃郁茂。

竟把全世界綠化了！

☆

雪花？

不是！

他是綠化世界的種子。

☆

一九二三，五，四，下五時，狂濤於北京。

學 滙

罪案

(續)

遊頤和園——真是滑油山

老梅

是年春趁官議會未開會，很有些閒工夫，欲盡遊歸來的餘興，和太昭發起遊頤和園，太昭和我倆人乘汽車，我和玉書坐馬車，先後到園外，先是守門官兒不準入園，太昭又打了一回帶話，還不行，後來又來了一個遊園的，像是有甚麼勢力人，守門不敢擋，並怕我們說閒話，送了個人情，準一同進園。後來者是廣東人，我們然想起同學廣東陳君的一句話，便不覺說出來，道：「我地（即我們）都係『讀書（冬同也）昂（鄉）』」那守門驚問道：「先生也是廣東人？我在廣東住過多年，懂得廣東話，我答應之，其實我只會講這一句，只笑說道：『我也到北邊多年了。』」這一句截住廣東話，混過去了，好笑！却說園中盤一大湖，湖邊有石船一艘，好似一座樓房，裡邊棹椅等，全是石造，聽說這一隻石船，費逾十萬，原來這園，是甲午慘於后拉那氏造成的，傳言是把李鴻章籌得重興海軍一筆經費，都拿來修了頤和園，所以有人，戲呼這園，為海軍衙門。我想世界海軍，也是兒戲，這石船也是玩具，和戰艦差不多，大可一例看待，湖邊岸起假山石洞，山上有一方銅屋，庚子聯軍入京，將銅屋所懸的銅牌及銅聯，一齊取去，惟此屋過重，奈何不得，全靠一個紀念品，山上有亭，題「畫中遊」三字，俗訛傳為「滑油山」，以諷刺那拉氏作惡太多，深受地獄之苦，是日微雨淅淅，徑若滑步，真有滑油之感，東邊山戲園，有秘殿，太昭說像寺廟，因重閣懸屋，紅牆黃瓦，所謂金碧輝煌，氣象磅礴，與寺廟無異故，最可笑是園中立一石碑，上刻御製詩，語句間有愛惜民力之意，真騙人！惜民力，尚且這樣的欺騙，若不

情民力，又當怎樣？

★ ☆ ★

東京第四回勞動祭日之示威運動

惠林

陰曆庚申的五月一日，到處的羣衆，都叫喊着芝公園去！芝公園！午前八九點鐘時結個不斷的，高舉旗幟高唱勞動歌：

一 聽呵！萬國的工友們！

示威者歇起的步武歇歇！

告訴我們以未來之開！

二 把你們的罪案來放開了罷！

你們的價值是該覺醒！

整整一天的休息！

這就是打擊着社會之虛偽！

三 長久被榨取來苦悶的，

無產的百姓們歇起來吧！

現行是二十四時間的，

階級爭鬥已來到目前！

四 起來罷！工友們振作起來罷！

把已被奪去的生產物來，

拿我的憤怒之血去奪回來罷！

他們的制又是什麼東西！

揭示着自由旗幟！

把體不受着祭日的工友！

誰敢來攪亂就打倒他！

數十人，百，以十人的工友隊伍連三接四走進芝公園來。男體的觀衆也二三五接連探首到公園內的各處，帶刀的正服警犬如鯨一般的布佈各處。私服的警察如蜂的在人羣中亂穿。此種慘酷的天色，映在此種冷酷的景象。使人望而感憾而感慘，好像臨重大刑之刑場。二十時頃公園內的全體被懸立錐之地樣子。充滿了勞動者與觀衆。如沙海的勞動者隊伍中，最易引人視線的是「Y」字，「示威」，「此果惟之獲得」，「八時間」等即時實施，「失業防止之激戰」的四大旗幟。此外如燃燒的火焰似各色旗幟。如紅，黑，黑，海老等，或黃與青等色小旗飄蕩。此外還有一種染人注目的就是東京朝鮮勞動同盟會的赤底白染的旗幟聚集着的一團鮮人勞動者。本日參加的團體有：

關機師工會，造船船工勞動會，信友會時鐘工會南島會，技工會，純勞會，鐵工會，本之在扶會，芝浦會，聯夫聯合會，勞技會，野田聯合會，出町觀學員光學工技會，理髮技友會，共和會，正進會，勞工會，關東車輛會，失業者同盟會，洋服技工友會，日本膠皮會，紡織會，瓦斯電氣友會等共二十七團體此外又有官業屬勞動總同盟與朝鮮勞動同盟會與朝鮮獨立同盟會等多數勞動者參加。總人數近萬。十點鐘後奇巧的活劇開始了。慘淡悲憤的勞動者羣衆，充溢着反抗威權，反抗資本家的精神，在嚴厲的警戒網中，正在整理行列準備正式盛大講演時候第一被檢束時是屬於結上社的自由勞動者一團橫遭警犬們無情的拳打，脚踢旗幟，奪取工人勞動者馬上每人被兩個黑狗咬破上衣，氣喘吁吁的與失散的工友們在叫中不見了前悲壯

的勞苦者毫不介意，在長時間內數萬羣衆的喊聲之中，開了講演會了。上記各團體之代表者，每團體兩名，登台演說。他們用熱烈的血和淚，各各以噴湧而中肯的大聲疾呼。大略爲：「打倒現制度」（推翻資本制度）「解除農民的痛苦」，「挽回我們的生產」等文。正在代表演說中某演說者突以赤色傳單，上書「起革命罷！」的文句，即被當時的警犬包圍而檢起也。其警犬同盟會的勞苦者正上所履。警犬們喊叫聲中止，把他拉下來，隨後又上去一人叫喊說：「朝鮮人也是同樣的日本人！」馬上已被檢起。其後隨即開放，自由演說者皆勇登壇先登的是一朝鮮某，當登壇時該警犬隨之而上，拉其衣冠正髮，擊其膝。而警犬狂吠不絕。卒被拉下壇，數十警犬橫施毒打殘忍致他。不其日賭亦乘值羣衆的中間演說禁止講演，而勇敢的勞苦者，又在另一旗號之下，急造西境。軒壇及十數人。卒至十二時頃，再舉行列準備游街。感

午後二時頃 俄的打若「五一示威」的大旗，次第接若芝浦勞動組合，機械工組台總同盟，兩重同盟等旗幟，花園內先作虛圍陣，高唱丹：「朝鮮！萬國的工友們……」等歌，……等歌，喧嘩震耳。由芝松閣正門出發，工人行列中，每數列中，混有警犬一列，當頭并有二三名警察，滿街上走，御成門，頗不靜事。然此後，警犬少許時間便有一大警犬大與工友的人戰鬥，兩三的才驚走或昂昂的勞。警犬正服推推，到警視廳與各近處警察署，全體工友爲悲憤的作爲，與觀衆的嘆息。快到警視廳的警視廳前時，慘淡的天色驟變或陰黑，涼涼的兩雨，注下降，好像爲可憐的工友們，洒同情的淚，而喚喚的工友行列觀衆。

(未完)

★ ★ ★

學 雜

平民叫苦集

古今一人，爲平民叫苦者，每有天地泣鬼神之誓計。當思都或一集，以供同人參攷；奈紙書不多，亦存此舉於腦中。若有年也，終不能達目的，無已，因遇古人一種詩集，便檢抄幾首，而仍不至於掛漏。今特發一擬單，開此關於「學愚」中，請同人讀古今名家詩集，有關係平民苦者，隨手寫於本月，以便彙登。暫時不拘朝代前後，只注明作者姓名，一俟彙章整足時，再行編定。老梅對白。

綁票行

今人

張珍宇

國幣無幣代以票，盡了無幣代以人。東家大口吃金穴，西家小兒鬼財神。（劫匪呼而謂爲財神）一而神打，手，維神也機走。有錢送神歸，無錢賊神首。呼冤縣前聽入鼓，兵前如鼠盜如虎。搖搖點點捕盜來，嗚呼盜去兵不回！

八面城

河南濬縣路也

前人

西北有巨鎮，一街百五里。商賈屯如雲，車馬流如水。土產滷豆豉，百市皮革美。吉黑出德庫，取道必從此。照本本府位，分防賢治理。所轄欲五社，制度甚峻擬。十歲九有年，氣悍而鄙。我探製城來，股前良行李。采風漁父老，嗟嘆不能言。謂途雖通商業乃東徙。爾載皮骨盡，久必吸吾髓。告以嘆無益，當謀有所抵。排資連羣力，爾學盡平言。汽車利懸濶，不覺吾馬使。君衰爭優劣，悉天乃可駭。不然吾再過，恐見人餓死！

七

冤塚

有序

甲辰日俄擄兵：關內商民七百餘人，挾有俄國冤帖。日軍疑為俄諜，同日坑死於康平縣署西牆外——至今蕪葬處，夏不生草，欲冬地成白色，或以為冤氣所結也。

死不伴。秦坑灰，生不作，田島客——七百餘人同日死，白日無光血成碧。范侯為我指其處，一蟲一沙一魂魄。吁嗟乎戰禍滔天冤罪難，不疑即好即日好。我來但隔一跨宿，夜聞鬼語摧心肝！

介紹新刊

「綠光」第七期已出版了。定價六分。愛讀者。請逕向上海法界敏體

尼路路雙十醫院內綠光社函索。

「前途半月刊」第六期勞而紀念號出版了。郵寄一分。全年兩角。發行處：上海南市新浦東報社，代派處：北京國風日報

學部編輯部。

簡約介紹

民錄社簡約

- 一，本社定名「民錄社」，
- 二，本社以宣傳安那其主義為宗旨
- 三，本社以「民錄」(La Vero)為無無定期出版物，
- 四，凡贊成本社宗旨者，得由同志二人之介紹，加入本社，

五，社中同志，須納基金二圓，常年捐三角。

六，本社設通信者一人，為本社通信交通機關。

暫時通函處：

S-RO. EDENO

C/O MR. WOO YUEN

THE FIRST M SCHOOL

NANKING

小 通 信

同伴們：此次民錄第一期 因時間迫促，又忙於經濟之籌集，故不能使內容十分純粹，了草寒責，敬向同志們抱歉！茲定開

一期於五月三十日集稿，尙希同志賜以佳作，亦吾主義之幸也

民錄社

同志們：第二期「民錄」敬徵求關於「婦女參政運動及經濟獨立之批

評一文，敬乞同志們投稿，

民錄社

空三：你即某君的信稿失掉了，請再寫。

曉塘

雪立：已寄去的「半月刊」可作宣傳性質贈愛閱者

曉大

蘭賓：士義的藥，請速郵至襄陵女校為盼！

江平